

饒宗頤

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饒宗頤自題



饒宗頤

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= 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-I

/ 饒宗頤作；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編輯委員會主

編。-- 初版。-- 臺北市：新文豐，民 92

冊； 公分

ISBN 957-17-1988-9（全套：精裝）

1. 學術思想—中國—叢書

112.08

92016820

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第十七冊 十二卷

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-I

詩詞學

全二十冊

作 者	饒宗頤
主 編	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編輯委員會
執行編輯	單周堯 何廣棧 鄧偉雄 蘇芳玉
責任校對	何廣棧 朱國能
美術設計	雷雨
	柏羽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發行人	高本釗
發行及	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所	臺北市雙園街 96 號
	TEL: (02) 23088624
	(02) 23415293-4
	FAX: (02) 23023870
	(02) 23568076
	網址：www.swfc.com.tw
	E-mail：sales@swfc.com.tw
登記證	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第 0649 號
初 版	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
定 價	新臺幣 32,000 元
版權所有	翻印必究（如有破損 歡迎退換）

ISBN 957-17-1988-9 08000000（全套：精裝）

08000017（精：第 17 冊）

卷十二 詩詞學 目錄

詩學論集／一

詞學論集／一七七

清詞年表／四五三

诗学论集

目錄

《三侯之章》考／五

《穆護歌》考——兼論火祆教、摩尼教入華之早期史料及其對文學、

音樂、繪畫之影響／七

與友論阮嗣宗詩書／四四

陳子昂《感遇》詩答客問／四八

李白出生地——碎葉／五一

論杜甫夔州詩／九三

《南山》詩與馬鳴《佛所行讚》／一二三

唐詩漫話／一二八

陳白沙在明代詩史上之地位／一四一

論顧亭林詩／一五四

奇士與奇文——記屈大均及其《華嶽》詩／一六九

談中國詩的情景與理趣／一七二

《三侯之章》考

《漢書·藝文志·詩賦略》有高祖歌詩二篇。《史記·高祖紀》云：「高祖擊筑，自為歌詩。」《樂書》：「高祖過沛詩《三侯之章》，令小兒歌之。」《索隱》曰：「侯，語辭也。兮，亦語辭也。沛詩有三兮，故云三侯。」丁福保《全漢詩》謂出自《漢書》，蓋誤。《漢書·禮樂志》云：「作《風起》之詩，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。至孝惠時，以沛宮為原廟，（顏注：「原，重也。」）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。文、景之間，禮官肄習而已。」據此，《漢志》初作《風起》之詩，以章首二字為名，則稱曰《大風》。《文心雕龍·樂府》云：「觀高祖之詠《大風》。」《文中子》云：「《大風》安不忘危。」《左傳·襄公十一年》杜注云：「逸書：居安思危。」《初學記》云：「漢歌有《大風》。」諸說並同，如《詩》之《關雎》，《論語》之《學而》，取篇首二字以為名也。《文選》卷二十八只題「歌」一首，《藝文類聚》引之，名之曰《大風歌》。

《史記·樂書》作《三侯之章》以侯代兮。侯者，古以為語詞。《詩·六月》：「侯誰在矣。」《毛傳》：「侯，維也。」《四月》：「侯栗侯侮。」《箋》：「維也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伊、維，侯也。」此用作發聲之詞。相如《封禪文》：「君乎君乎，侯不邁哉？」李奇曰：「侯，何也。言君何不行封禪。」漢人以侯通何；近出馬王堆《老子》，所有兮字概寫作「呵」。以是例之，兮之

作呵，亦猶侯之通何，故兮亦得讀為侯也。

以兮、侯為語助以誦詩，實出楚聲。《西京雜記》言：「高祖好楚聲，戚夫人擊筑，高祖唱《大風》和之。」其作《風起》之詩，出于素養使然。此歌後成為祭高廟之典禮，以百二十人吹以相和，則亦為相和歌，有如今之大合唱；規模之大，至百二十人之多。《大風歌》又譜入琴曲。《琴操》有《大風起》，《樂府詩集》作《大風唱》，《永樂集》曲調有《大風起》。漢初侯國亦善楚歌。余在長沙見馬王堆三號墓所出簡冊云：「楚歌者四人，鄭舞者四人，河間舞者四人，河間瑟一，鼓者一人。」

沛地有古跡曰歌風臺，後人於此立碑。《金石萃編》二十一引《金石存》：「西（漢）高祖皇帝歌碑高一丈一尺，廣四尺四寸，共四行，行八字。」現有元大德間摹刻。篆作懸針體，威字即借畏為威，俗傳書出東漢曹喜〔二〕。歌風臺後人題詠甚夥。宋張安道（方平）云：「落魄劉郎作帝歸，樽前一曲大風詞。才如信、越猶殂醢，安用思他猛士為。」崑山葉盛著其文于《水東日記》卷二十五，實則襲取宋吳處厚之《青箱雜記》卷五。

〔一〕史語所藏拓本〇〇一五八號即為《大風歌》刻石。

《穆護歌》考——兼論火祆教、摩尼教入華之早期史料 及其對文學、音樂、繪畫之影響

一、引言

隋、唐、宋歌詞之曲調，有取自外國異教者，《穆護歌》其一也。唐崔令欽《教坊記》曲名表已有《穆護子》。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八十近代曲辭內，《穆護砂》，乃四句五言，引《歷代歌辭》云：「《穆護砂曲》，犯角。」「砂」亦作「煞」，謂大曲之尾聲也。元宋鑒有《穆護砂》燭淚長調，前後闕幾達一百六十九字（《彊村叢書》本《燕石近體樂府》），則為後來踵事增華之製^(一)。穆護亦作牧護，其曲後期演變至繁。宋人所記此歌來歷，每不同其說，而體制或云六言，或云數十句。自黃山谷、洪邁、張邦基諸家各執一解，至姚寬始謂：「《穆護》原為祆廟賽神之曲。」明楊慎《詞品》云：「樂府有《穆護砂》，隋朝曲也，與《水調》、《河傳》同時，皆隋開汴河時辭人所製勞歌也。其聲犯角，其後至今訛砂為煞云。予嘗有詩云：『桃根桃葉最天斜，《水調》、《河傳》、《穆護砂》；無限江南新樂府，陳朝獨賞後庭花。』」任半塘《教坊記箋訂》謂：「《穆護子》應與《穆護砂》同出於大曲《穆護》。北曲仙呂宮之祆神急應亦有關^(二)。穆護為唐時祆教僧侶之稱，民間必已甚習用。」近日唐圭璋《論詞之起源》，確信楊升庵說必有所本，以為《穆護》即隋朝之曲，推論隋已有詞。惟於「穆護」一名之來歷，猶語焉未詳。升庵謂為開汴河之勞歌，殊無根據。茲重為

考索，由此歌而推究祆教入華原委，牽涉頗廣，所得間有出諸家之外者，略著於篇，以求教於世之治宗教史者。

〔一〕《穆護砂》有齊言及長短句二體，原辭錄下：

《樂府詩集》卷八〇收唐人《穆護砂》一首云：「玉管朝朝弄，清歌日日新。折花當驛路，寄與隴頭人。」按《樂府詩集》此曲前一首為《上巳樂》，題張祜作。

元宋綬《穆護砂》燭淚云：「底事蘭心苦，便淒然泣下如雨。倚金臺獨立，錢香無主。腸斷對家相妒。亂撲簌、驪珠愁如許。向午夜銅盤傾注。便不似、紅冰綴頰，也濕透、仙人煙樹。羅綺筵前，海棠花下，淫淫常怕鳳脂枯。比洛陽年少，江州司馬，多少定誰知。不照破別離心緒。學人生有情酸楚。想洞房佳會，而今寥落，誰能暗收玉筯。算只有金釵曾巧補，輕濕了粉痕如故。愁思減、舞腰纖細，清血盡、媚臉膚腴。又恐嬌羞，降紗籠卻，綠窗伴我檢詩書。更休教鄰居偷窺，幽蘭啼曉露。」（《燕石近體樂府》）。

〔二〕北曲《祆神急》，朱庭撰。曲分「道情」、「貧樂」、「雪景」、「閨思」四段。每段有六么遍、元和令、後庭花煞：「雪景」一段兼有隋煞。見《朝野新聲太平樂府》卷六。按元刊本作祆神急，猶來皆定祆神應作祆神。元曲中屢屢言及「火燒祆廟」，見於《太平樂府》七有趙明道之《門鶻鶻》。說者亦認為祆廟應作祆廟。（日本石田幹之助論之甚詳，見《讀神田學士「祆教雜考」》。）元本《玉篇》示部：「祆，阿憐切，胡神也。」其字從天不從天。方以智《通雅》十一謂：「字從天，誤作祆，從天，故張有、戴侗輩皆以祆祆……合為一字。」今觀元曲，皆以祆為祆。陳援庵引司馬光《類篇》：「祆，他年切。又馨煙切。唐官有祆正。」考宋巾箱本《廣韻》一先：「祆，胡神。官品令有祆正，呼煙切。」音同《類篇》之馨煙切，而字亦從天作祆。知祆之作祆，習非成是者已久矣。

二、《穆護歌》來歷之異說

(一) 黃山谷《題牧護歌後》云：

鄉嘗問南方衲子云：「《牧護歌》是何等語？」皆不能說。後見劉夢得任夔州刺史時樂府，有《牧護歌》，似是賽神曲，亦不可解。及在黔中，聞賽神者夜歌，乃云：「聽說儂家牧護。」末云：「莫酒燒錢歸去。」雖長短不同，要皆自敍致五七十語，乃知蘇侯嘉州人，故作此歌，學巴人曲，猶石頭學魏伯陽作《參同契》也。（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卷二五）

山谷所言劉夢得之《牧護歌》，及嘉州人蘇侯所作歌，待考。按《劉集》卷九《竹枝詞》有一首云：「楚水巴山江雨多，巴人能唱本鄉歌。今朝北客思歸去，迴入紇那披綠羅。」又有《紇那曲詞》二首，皆五言。其一云：「楊柳鬱青青，竹枝無限情。同郎一迴顧，聽唱紇那聲。」另一首云：「踏曲興無窮，調同詞不同。願郎千萬壽，長作主人翁。」《紇那曲》亦收入《樂府詩集》八二近代曲辭四，惟未說明「紇那」為何義。此調亦見《尊前集》。楊慎《詞品》稱：「阿那、紇那，皆當時曲名。李郢詩言變梵唄為艷歌，劉禹錫詩言翻南調為北曲也。」《詞品》稱《阿那曲》又名《雞叫子》，未知何據？林大椿《唐五代詞》收贈舞者張雲容之《阿那曲》，題楊貴妃作，出《全唐詩》，實為七言四句用仄韻。按「阿那」與「紇那」似為一外來語，倘如楊慎謂變梵唄為艷歌，則紇那可能與西北流行之火教有關，漢音轉為紇那、阿那，流入民間，後人仿作，故樂府遂有《紇那曲》一類。

山谷以為劉夢得在夔州所作樂府，其中有《牧護歌》，未知與《紇那歌》有關係否？

(二) 洪邁《容齋四筆》：

昔在巴楚間六年，問諸道人，亦莫能說。他日船宿雲安野次，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，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。其詞有云：「聽說商人木瓠，四海五湖曾去。」中有數十句，皆敍賈人之樂。末云：「一言為報諸人，倒盡百瓶歸去。」繼有數人起舞，皆陳述已事，始末略同。問其所以為木瓠，蓋瓠曲木狀如瓠，擊之以為歌舞之節耳。乃悟穆護，蓋木瓠也。據此說為茂倩所序，為不知本原云為，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為犯角曲，殊無意義。（卷八）

(三) 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卷四云：

蘇陰和尚作《穆護歌》，又地里風水家亦有《穆護歌》，皆以六言為句，而用側韻。黃魯直云：「黔南巴楚間賽神者，皆歌《穆護》。其略云：『聽說商人穆護，四海五湖曾去。』因問穆護之名，父老云蓋木瓠耳。曲木狀如瓠，擊之以節歌耳。予見淮西村人多作《炙手歌》。以大長竹數尺，剝去中節，獨留其底，築地達達若鼓聲。男女把臂成圍，撫髀而歌，亦以竹筒築地為節。四方風俗不同，吳人多作山歌，聲怨咽如悲。（卷四，《稗海》本。）

此以穆護為「木瓠」二字之音變。又謂其以六言為句，唱時以竹筒築地為節，是則有類於擊筑詞。《五代會要》卷三〇記南詔蠻：「俘能轉韻詩，有類擊筑詞。」徐嘉瑞論曰：「雲南之山花碑詩體，有類彈詞，故云類擊筑詞。」則擊筑正如彈詞之體。又張氏舉其歌曰：「聽唱商人《穆護》。」則必由胡商傳入。蜀與西域通商甚早，六朝尤盛。《穆護歌》為胡商所傳唱，亦如西曲盛行於荊州上游，皆與估客有關。

北宋《崇文總目·五行類》有《牧護詞》，乃李燕撰。姚寬謂為六言文字，記五行災福之說。胡震亨《唐音癸籤》卷一，謂唐人六字詩有《牧護歌》，應即指李燕之作，然無他證。考《宋史·藝文志·五行類》有李燕《穆護詞》，自注：一作「馬融消息機口訣」。按同書李燕有《三命》一卷、《三命詩》一卷、《三合九中歌》一卷，其人蓋術數家者流。張邦基謂地里風水家亦有《穆護歌》，以六言為句。按地里風水家如題唐楊益筠松著之《龍經》內，用七言句，長篇有韻，如「枝中有幹幹有枝」之類句式（《正覺樓叢書》本）。由是觀之，宋時之《穆護詞》，亦多施於五行、堪輿之歌訣。

（四）姚寬《西溪叢語》，此書卷上謂其長兄伯聲（即姚宏）嘗考：

火祆字，其書從天，胡神也。……至唐貞觀五年，有傳法穆護何祿，將祆教詣闕奏聞。……祆教流行外域，延入中國。《教坊記》曲名有《牧護字（子）》，已播在唐樂府。《崇文總目》有《牧護詞》……則後人因有作語為牧護者，頗近巴人之曲也。

姚氏引《山谷題牧護歌》而論之曰：

祆之法蓋遠，而穆護所傳則自唐也。蘇溪作歌之意，正謂旁門山道，似是而非者，因以為戲，非效《參同契》之比，山谷蓋未深考耳。且神有祠廟，因作此歌以賽神，因未知劉作歌詩，止效巴人之語，亦不知其源委也。

姚寬博學，所見《教坊記》之穆護，又作牧護，以為牧護即出於祆教之穆護。祆有祠廟，故作歌以賽神，是以《穆護歌》即祆廟賽神之曲。方以智《通雅》卷二九謂：「《穆護煞》，西曲也。樂府有《穆護沙》。（彰德之）《木斛沙》即《穆護歌》。」討論《穆護歌》之原委。其結論云：「始或以賽火祆之神起名，後入教坊樂府，文人取其名作歌，野人歌以《賽神》，樂人奏以為《水調》。」則支持姚寬之說。

三、穆護與莫護、摸胡及其他

牧護、穆護即火祆教僧人^{〔三〕}。古波斯文火教經(Avsta)作 Mogu，在 Persepolis 之 Elamite 碑刻稱為 Magi。穆護猶華言火師，指波斯蘇魯支(Zoroaster)之信徒^{〔四〕}。姚寬《西溪叢語》「唐貞觀五年，有傳法穆護何祿，將祆教詣闕奏聞。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。」何祿殆是何國(Koschamyan)人，以何

〔三〕穆護為火祆教僧，為古波斯文 mogu 之音釋。Berthold Laufer 在 Sino-Iranica 頁五三一討論甚詳，可參看。

為氏，如北齊之寵胡何猥薩也（《北齊書·南陽王綽傳》）。

志磐《佛祖統紀》卷三九《釋門紀》：「（武后）延載元年（六九四），波斯國人拂多誕持二宗偽經來朝。述曰：太宗時，波斯穆護進火祆教。武后時，波斯拂多誕進二宗經。」是穆護正式入華，乃在唐初貞觀時。至唐中葉，其教浸盛。顏魯公因與康國人往來，其子碩小名曰「穆護」^{〔五〕}。姚寬之說蓋本諸北宋初贊寧《僧史略》。《統紀》卷五四「末尼火祆」，所述亦同。惟唐、宋人每將火祆與摩尼混亂為一，陳援庵已詳辨之^{〔六〕}。

《波斯教殘經》：「慕闍、拂多誕等，於其身心常生慈善柔濡，別識安泰和同。」拂多誕之上品級為慕闍。李肇《國史補》，慕闍為大摩尼，拂多誕為小摩尼^{〔七〕}。拂多誕者，拂多加語尾誕(dan)；拂多 Pahlavi 語為 Furasta，義為「法」(Doctrine)。伯希和目三五五九號天寶十載文書，米氏下亦有名曰拂耽延。昭武諸姓所受波斯教影響至深，每取以為名。

〔四〕蘇魯支中古波斯學者所傳《火教經》(Zend Avesta) 保存其(Zarathushtra, Zardush)遺說。此一「蘇魯支」譯名，首見南宋姚寬《西溪叢語》上。《吐魯蕃殘經》作 Zrusc，音最相近。關於火教研究，可看法人 Marjani Mole 著 *Culte, Mythe Et Cosmologie Dans L'Iran Ancien*（《古代伊蘭之祭禮、神話及宇宙論》），最為詳盡。清季文廷式引楊榮銑《火祆考原》云：波斯夏周王時有聖人姓士必達馬，名祚樂阿士（注云：按即瑣羅斯），著書曰《仁丫雅士》（《純常子枝語》二十四）。楊榮銑乃耶穌會士，為最早在華介紹火祆教之人物。

〔五〕見《禹貢半月刊》（二卷四期，頁九），愚公谷《賈耽與摩尼教》一文。

〔六〕陳文《火祆教入中國考》（《北大國學季刊》卷一）澄清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三者之混淆，最為力作。

〔七〕案摩尼教佛分五品級：第一級是慕闍，譯云承法教道者；第二級為薩波塞，譯云傳法者號。見敦煌本《摩尼光佛教法儀略》。